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二 十 三)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二十三)

注釋卷之三

清華大學圖書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字字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弘書云次彌足下則弘一字次彌 菑川薛人也〔補注〕先謙曰順炎武云史記傳稱齊菑川薛縣人也薛並不屬二

國正義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郡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言齊菑川者誤也齊召南云本傳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薛縣東去海絕遠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並合然則弘為薛人尙可疑其為菑川人似無可疑也錢大昕云地理志菑川國二縣無薛縣然高五王傳菑川王終古曾削四縣安知薛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所載侯國領縣若干皆元成以後之制如薛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文安故屬燕陘城故屬趙之類類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駁傳沈欽韓云菑川治劇薛蓋劇字之誤洪頤煊云薛當是鄉聚名如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之類先謙案史漢並書薛人則薛非劇誤史稱薛縣則非鄉聚名也薛去菑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削四縣之內史記云少時為薛獄吏蓋弘本菑川人其先齊未分故稱齊菑川人因少時為薛獄吏故或亦稱為薛人耳此史家承譌班未及乘正者也

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藝文志亦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者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 武帝初

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補注〕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是時弘年六十，目賢良徵為博士，使何奴還報，不合意。

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

意。上怒，目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補注〕先謙曰：一說非。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

弘。

〔補注〕沈欽韓曰：案西京雜記云：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入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緤，撲滿一枚，書題遠之。

弘謝曰：前已嘗西用

不能罷，願更選。

〔補注〕先謙曰：用猶以史記作以。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

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册之曰制，即其證。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補注〕先謙曰：解詳武紀，亦見元紀刑法志。

陰陽和，五穀登，六

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

師古曰：朱，古草字。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

數，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補注〕先謙曰：無短折。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師古曰：言

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補注〕先謙曰：二語本大戴禮少閒篇，盧辨注：以北發為北狄地名，其言北發渠搜，氏羌徠服，與南撫交趾，文不相屬，制策用為對舉，蓋詳故弘對略而不言渠搜，西域之國亦不在北方，顏依文立訓

耳，詳見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跛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穢反。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

武紀

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問上有政字是。天人之

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

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屬統垂業。下接物鬼變化四字。語似不倫。據弘對屬統垂業之本也。以下無一語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

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

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百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

待之而已。(補注)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刪。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

(補注)錢大昭曰。當。岡本及漢紀並作賞。先謙曰。官本作賞是。未足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

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補注)先謙曰。即。官本作則。古即則通用。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

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遂。音七旬反。其字從辵。(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師古作李奇是。上作走。引宋祁曰。遂疑作俊。姚

本注文，改走作。先謙案，李訓遠為有次第，古無此義，其說非也。遠，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字。徐錯韻譜：遠，復也。復，即退字。遠，集韻作從。本書王莽傳亦作從。故景文以為遠疑作從，今傳寫誤作從耳。景文不能改遠為從也。訓

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下有民字。引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

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

中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補注〕先謙曰：由下理字。官本作禮是。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

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遠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去棄也。音丘舉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

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此行。今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

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

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

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履上有視字。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

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間反。擅殺生之柄，通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補注：錢大昭曰：通下脫壅字，南監本闕本及虛錯所引並有壅字，先謙曰：官本有壅字。權輕重

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補注：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法設而

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

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日王天下，因此觀之，

天德無私親。補注：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為利，卓書之說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水明十

一年策秀才文。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言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

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入字。引宋祁曰：浙本云召入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

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補注：先謙曰：官本班俱作班是。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民蓋

緣下民字而誤。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言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

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言異也。臣

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召册書答曰。補注

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

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言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

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九反。補注：宋祁曰：累當作案。注文累積字上，當有案古累字四字。銷金

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

其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

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

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

金。緣飾曰儒術。

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一歲中。至左內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歲。徐廣注：一云一歲。

弘奏事有所不可。

不肯庭辯。

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補注〕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當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開。

師古曰：求空隙之暇。

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所言皆聽。曰：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

師古曰：約要也。

至上前。皆背其約。曰：願上指汲黯庭詰。弘曰：

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

〔補注〕先謙曰：史記情下有實字。始下無為字。為說曰偽。

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

者。曰：臣為忠。不知臣者。曰：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

師古曰：善。

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聞也。

善嘲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快奇多聞。

常稱曰：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

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補注〕宋祁云一作滄。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曰爲罷弊中國，曰

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章昭曰弘才非不能得一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

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拱。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敘匱篇公孫弘布被兒寬練袍。此詐也。上

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曰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

目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亦上僭於君

下。桓公曰，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頰寐反。今

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目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差別也。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

上曰，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爲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

三年弘始爲御史大夫蓋誤
書五爲三因置於三年耳

先是漢常曰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

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曰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曰顯重而文

德曰行衷其曰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補注)齊召南曰按志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云滄州驪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縣又戶六

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二戶表傳互異其後曰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興賢良師古曰婁古厲字弘自見爲舉

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曰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曰別於據史官屬也(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其

一曰飲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吐贊佐理陰陽者虞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姚鼐曰此閣是小門不以賢者爲吏屬別開門延之若後漢汝南太守

韓崇召蔡順爲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爲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而書籍字形往往舛互當各隨義正之先謙曰官本閣

作開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補注)李楨曰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糲廣韻糲精細也不當作鑿先謙曰官本作糲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按貂蟬非內服弘亦不爲侍中蓋蟬字

有誤。外衣麻桌，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為弘歎曰：雷達惡質，不逢故人。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補

注王念孫曰：意思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廣稍，意疑也。文三王傳，顏注，意疑也。陳平張湯二傳，並同此文。補注宋祁曰：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

報其過。補注先謙曰：殺主父偃，徒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目

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目塞責。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答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目行之

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目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

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為仁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目自治，知所目自治，然

後知所目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目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

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目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晉未嘗從軍旅。陛下下

詔，下下

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周壽昌曰過意猶言過垂恩意先謙曰官本下字不重是史記不重。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曰稱。

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安至有發蒙

振落之語當日治其賦無有不聞於上者皇恐避位蓋亦非得已也。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曰成下脫上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字據下注顏本有上字史記亦

作尙。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禍據顏注亦當是禍字史記作遭遇索隱引顏云言遭遇亂時而上武也又與此注異疑遇字篆文與禍相涉因譌禍為遇耳。未有易此者

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補注先謙曰知謂知朕意也。蓋君

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郭嵩燾云此答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世傳國為侯行者所以行賞

也武帝自言身任賞罰之權與史記文義各別而漢書為勝。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不以時愈索隱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音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

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燾曰後漢陳忠傳注古者召吏休假日告汲黯傳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此連牛酒雜帛為文謂因賜告兼賜牛

酒雜。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補注〕先謙曰：陳鵬年云：按史記，弘以建元元年徵為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凡十一年，年七十。

一。是年即以博士為左內史。元朔三年為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為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

為丞相。師古曰：繼踵，音相踵也。屈音丘。勿反。又鉅勿反。楚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補注〕郭嵩燾曰：息夫躬傳寄居丘亭。師

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虛為丘虛。至賀，屈氂時壞，曰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補注〕先謙曰：說文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唯慶、曰惇謹。

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置

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曰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

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曰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祿衣服有品。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入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曰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誑也。詭，謂與心志相違。

也。一曰遠衆之服也。〔補注〕先謙曰：富厚官本作厚富。夫表德章義，所曰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

電反。適讀曰嫡。〔補注〕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補注〕何焯曰：此莽借宏以自先。謙曰：次謂世次。〔補注〕袁大耳史家不探其隱而錄之。

卜式，河南人也。召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

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

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載反。不善者教之，所

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苟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補注〕齊召南曰：按平準書作苟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末本無足稱，班氏

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爲傳，與食貨志復矣。且贊語以式質直配汲黯，尤覺不倫。式曰：天子誅匈奴，愚目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召問，上召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目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不報式，但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

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

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無目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目給

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在載籍中也若無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

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蓋濂曰漢律踐更過更謂之繇戍出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名

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戍錢者下云式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

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家皆爭匿財

師古曰匿藏也

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目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

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目

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調

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山蹻而牧羊

師古曰蹻曰蹻

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中作草注作蹻即今草屨也引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

歲餘羊肥息

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上過其羊所

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目時起居惡者輒去

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邱巨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也下顏音丘呂反丘與邱同兵乃丘

之誤文丘去雙聲兵去非雙聲也呂與巨形涉遂誤爲巨

毋令敗羣

(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開別之不別相染汗或能合羣致死

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

氏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爲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百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

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竒下者宜出財，目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目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

式爲齊相，故即舉齊地言之。沈欽韓曰：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新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青州弩手五千，則臨苗習弩，古今所同。先謙曰：博昌，千乘縣。

怨目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孔子下有曰字，是引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絲直

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屬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繹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正也。師古曰：言說是也。言其

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說是也。言其隨收苗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蕃牧滋多，則與昆弟前更自營爲也。番音

扶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蕃作番，注同。番作蕃。不爲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補注〕宋祁曰：惑一作或，注同。王念孫曰：惑字，並是。惟注文音上作番，與此同。言下多一其字。本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先謙曰：本書

感多。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禮記曰：歲惡，猶凶歲也。今又首奮，師古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今又首奮，師古

曰爲首而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

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字是也。史記作金六十斤。又詔文與此多不同。

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

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

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

(補注)何焯曰。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也。貶秩爲

太子太傅。召兒寬代之。式召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

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國字。

治尙書。事歐陽生。召郡國選詣博士。

(補注)王念孫曰。千乘。郡名。非國名。國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

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享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弋。向反。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千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按武帝時。無辟雍。此文詁引古之謬。誰當貴者。相工指兒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遠。相工通刺兒寬。結膠漆之契。徙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視如僕

狀。恩深。論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時行賃作。

(補注)先謙曰。賃作。爲人庸也。司馬相如傳。顏注。庸。卽謂賃作者。

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召

射策爲掌故。(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屬太常。主故事。

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蘇林曰。秩六百石。魯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郭嵩巖曰。此廷尉官屬。不與郡卒史同文。

學卒史主行文書。下云除爲從史。後又以爲奏讞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類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秩六百石。掾史之屬。自當下之。故知蘇說非也。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

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儒於武。師古曰。儒。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曰。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

隨官。儼。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解牛羊。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

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先謙曰。一當爲下。呂白廷

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呂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

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呂寬爲奏讞掾。呂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爲御史大夫。呂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補注)宋一新。曰。事詳儒林傳。擢

爲中大夫。遷左內史。(補注)先謙曰。表在元鼎四年。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結。稷反。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

（補注）先謙曰：與猶接待也。

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

章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

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淇水志云：見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曰益漑，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曰輔，助漑灌耳。今雍州靈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尙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輅是也。

焉說三河

定水令曰廣漑田

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補注）宋祁曰：注令皆下當添使字，何焯曰：召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本之此也。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

之地哉

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補注）先謙曰：裁審度也。關謂寬裕狹謂窘迫。

曰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曰負租課殿當免民

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

師古曰：繩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苞氏論語注：負

者以器皇疏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變夷猶以布裨裏兒負之背也此繩屬卽上擔負者師古安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輸租繼屬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卽上擔負者繩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繩下云負兒衣本不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呂覽明理篇直諫篇木書宣紀後漢清河孝王慶傳注並可證）宣紀李奇注繩絡也以縲布爲之絡負小兒匡謬正俗云繩負謂以繩絡而負之與此注意同顏本不誤俗書誤爲繩故文選蜀都賦藏繩巨萬劉注訓繩爲錢貫也課更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

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曰封泰山上奇其書曰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

羣元。張晏曰統察樞聚也。如瀉曰厥敷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樞當作輯。師古曰輯樞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樞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解輯樞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曰樞當爲揖。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紀博心揖志亦與輯義同。小顏既知輯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詆瓚說爲不通邪。且虞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誤。朱一新曰顏云瓚說不通者謂輯樞本同字不煩改讀瓚乃謂輯當爲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爲不通也。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

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者音竹筋反。呂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

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補注宋祁曰散字下當添也字。先謙曰李訓祛爲開義本廣雅然於文爲不辭。文選舞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舉也是祛有舉義。宗祀天地薦禮百神是爲合舉於天地神祇也。祇戒精專

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先謙曰由從也。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

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儀采儒術呂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

公孫弘下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開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

始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泰一作泰山。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

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百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補注：先謙曰：承同承，孝經注。疑後丞釋文本亦作承公卿表應劭注丞者承也。天下幸甚，將建

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百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筮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

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百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且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亨也。闔，讀與開同。補注：李楨曰：武紀是歲登封在夏四月，距冬至尚遠，蘇說非也。景

謂景象。武紀云：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帝意封禪，必有光應。是以開門候之。癸亥宗祀，即上云宗祀天地也。甲子為癸亥明日。上元即指甲子為六十日之元。肅，雍永亨，即上云肅禮百神也。爾雅：永，遐也。遐，遠也。遐遠有徧及之象。猶虞書言徧於羣神也。李慈銘曰：亨當作

享。古亨字通。然說文無亨字。先謙曰：注謂日下當有下字。太元，官本作大元。是郊祀志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謂以本瑞改建元年。是歲以封禪改元元封，亦其義也。時尚未改，故言將建。大元不指太初歷本瑞，亦不迫指白麟之屬。公卿表寬以元封元年為御史大夫

從封泰山，即是在是歲，而改定太初歷在後。本傳詳之。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云：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充象日

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目報德化。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充作見注。大作天，是上日作白。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補注：先謙曰：官本臣下有寬字。制

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

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目為得御史

大夫。〔補注〕先謙曰。自上天字。官本作夫。引宋祁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為下官本脫得字。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

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目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補注〕周

壽昌曰。案武帝時。寬有重罪繫。以按道侯韓說諫而免。見劉向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前事此傳未載。說與此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錢大昭曰。尚傳所云。當即前以負租課殿當免事。寬之苦不止於免官。免疑死字形近而譌。先謙曰。負租課罪未必至死。據公卿表。寬為左內史。後未嘗解官。則有重罪繫。非此時事。錢改文就己說。未可從。且說以元封元年封按道侯。寬時已為御史大夫。則罪繫或是居位九歲中事耳。稱意謂稱上意。官本注。鼓作鼓是廣韻集韻並云。以鼓切。與此同。

居位九歲。

目官卒。〔補注〕先謙曰。表作八年卒。案太初三年正月。延廣為御史大夫。則八年是也。武紀書寬卒於太初二年十二月。尤居位八年之確證。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目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目大材。初為俗所溺。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目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音鴻進於陸。目其羽翼為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翼。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窺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師古曰：焉於曰也。(補注)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呂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晉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

拔於芻牧。(補注)先謙曰：史記公孫弘傳後錄此贊拔作試。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禪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明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補注)先謙曰：明官本作朋，是史贊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

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補注)宋祁曰：南水令作律。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滑稽傳索隱引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史記本骨下

脫滑字，今補。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顏說非。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補注)

先謙曰：史贊洛作落。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

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百儒術進、劉向、王褒、百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

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曰：史贊無嚴延年、張敞。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補注)郭嵩燾曰：疑當作參諸名臣。經文其諸

二字多通用、蓋一聲之疾徐、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爲兒者，言其尙幼小也。

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

〔補注〕先謙曰：史記掘熏作掘窟。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達。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補注〕錢大昕

曰：傳當作傳，傳音附，謂附於爰書也。顏訓爲傳達，似非。先謙曰：各本無作傳者，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案解引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按處字疑衍〕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分與前辭同不也。案釋引章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爲易，與章訓換同。湯爲兒戲，不必如平日有移換他官考實之事。捕得盜鼠，亦豈煩三日復問。蘇顏說是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傳訓爲傳囚辭，本劉說見下。〕蘇顏解爲傳囚失之。蓋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幼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矣。掠治，遇有爰書訊鞠然後論上。故下言父視其文辭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爲治獄之也。〔補注〕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國杜緩兩傳已解。延年之子先謙曰：治獄之文已具於上，宋說是。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

也。〔補注〕劉奉世曰：傳非遠也。若傳遠，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四時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獄管。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爲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索賸耳。非律令也。沈欽韓曰：湯父爲長安丞，丞主獄。凡傳運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泛謂律令也。先謙曰：劉訓爰書於爰亦通。但謂父以此使之書獄，則非。湯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諸卿時。〔師古曰：姓趙。〕〔補注〕齊召南曰：顏

注誤。恩澤侯表，固有周陽侯趙策。以淮南王更得封，然當孝文六年，即以罪免矣。此周陽侯，即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晉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不亦誤乎。王啓原曰：田勝爲卿，百官表闕。蓋在景帝後。 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補注〕先謙曰：事之，史記作爲之。 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補注〕先謙曰：周陽侯徧見湯於諸貴人也。史記見下有湯字。

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呂湯爲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遷也。遷以爲此官也。調音徒鈞反。〕 治方

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瀟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爲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爲丞相。〔師古曰：田蚡。〕 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爲能。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補注〕錢大昭曰：以循分供職者爲拘泥也。王閔運曰：言以文法律令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判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所以深文拘吏者如此。先謙曰：王季說。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 禹志在奉公，孤立而

湯舞知呂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官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瀆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

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謂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先謙曰：正義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或云：掄取貨利沒為已有，如水盡潤也。諸說以沈為長。及列九

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補注：先謙曰：道稱道也，與許也。道與之猶言稱許之也。顏訓道為道義則

浮道與之為不辭。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史記作陽浮墓之。讀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

廷尉史。補注：先謙曰：用兒寬是其一證。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補注：宋祁曰：漸本疑字下有亭字。王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亭字。史記通

典同。顏云為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亭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所見本多平字，就為之說實則亭訓均調，平亦均調，並無異詁也。史記無平字是。集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李說多亦字，明師古妄加以右已說。讞白也。請也。必奏先為

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

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顏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掣令。章昭曰：在板掣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掣，賦訟之要也。書於

行者，則受而書之於板，著其上，請之事為定法。復舉此令以宣布上美。杜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為令也。掣舉也。史記作掣，掣字掣，掣古通用。周禮夏官序官掣，董氏注：掣讀如絮髮之絮，大學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注掣掣也是其證。揚主之

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奏事即請。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補注〕郭嵩燾曰。摧謝二字之意。非由臣下有司。不辭。史記作應謝。集解引徐廣曰。應一作懽。是徐所見本有作懽謝者。懽即懽之壞。

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正左右監皆秩千

石官本。無曰字。上責臣。臣非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故至於此。〔補注〕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先謙曰。史記作固為臣議如上責臣。明漢書如下此字為衍文也。劉說上責臣上當有固為臣議如五字。轉寫奪

之。非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間。謂非常朝奏者。〔補注〕王闡運曰。間即奏事。猶言有時奏事先

諫曰。史記。問作問。屬上為句。集解引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問矣。先謙尋上下文義連屬。不當於此處分別當朝奏與否。史記問字亦未安。王說是也。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補注〕

先謙曰。史記解作蔽。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補注〕劉敞曰。吏皆當作史。先謙曰。史記。下兩吏字。正作史。

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其下並同四字。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

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

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

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譏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謂問也。造音七到反。

是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闔，

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矜爲功，多

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遷與由同。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史記表是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呂輔法

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補注）何焯曰：鹽鐵出於宏羊，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惡皆歸之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吁。師古曰：吁，嘆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

吁音幹。（補注）劉攽曰：日吁當屬下句。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注：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

師古曰並且也(補注)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先諫曰劉說是

於是痛繩百辜自公卿百

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補注)宋祁曰南本漸本其字下並有病字

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

師古曰於

上謂議事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

師古曰言難可屢動

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

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師古曰蕭然將騷然擾動之貌也(補注)先諫曰官本無也字

孝景時吳楚

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

師古曰謂詭謀於太后也

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補注)先諫曰史記作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

吳楚已破竟景帝

不言兵

師古曰詔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

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百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百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

(補注)先諫曰官本無為字引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

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

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

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

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

士而爲郭蔽以扞寇也。經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辯窮，當下吏也。日能迺遣山乘郭。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

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師古曰：震，動也。驚失失氣也。驚音之涉反。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千到反。先

謙曰：官本音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爲小吏之時，與田甲爲錢財之交。及爲大吏而甲所召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目

字。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目傷湯

者，不能爲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

所角反。大補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數猶音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爲地。然文似本無

意造事中之也。案今史記作恚，據劉說則宋本恚或作悉。王闡運曰：薦，服訓藉是數，劉訓閱是音。李文藉閱內中文事爲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文下有書字，以事下屬讀是也。此刪書字，則以文事上屬爲句，不能爲地，不爲湯餘地也。餘以王解爲長。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音急變也。補注：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述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事

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述安起。師古曰：從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

近也。謁居病臥閭里主人。〔補注〕先謙曰：言於閭里主人家臥病也。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曰：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

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

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請獄皆滿，故權

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作獄。官無導也。引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

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補注〕先謙曰：兵官本作共是。史記開下有告字。郭嵩燾云：變告疑漢人常語。韓信傳一云變告，一云上書變告。正

言之，則告變也。甄布傳云上變事。史記作言變事。上變言變與告變同文。此文謀共變李文，則不詞變下當脫告字。事下減宜，宜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補注〕沈欽韓曰：唐書王璠傳：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棺以紙寓錢為鬼事，清異錄：林爽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

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虛曰券臺，上書財若干緡。〔孫星衍古文苑〕有晉楊紹買冢地，荆文云：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證。蓋此瘞錢埋墓四隅，傳稱盜發者，即是四隅所瘞，不在冢藏中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至前。師古曰：至之時，為此要約。天子之前。湯念獨丞相，四時行園，當謝。〔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月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屋，蓋沿漢制，後改二時巡陵，通

典五十二唐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
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與漢丞相四時行園之制不異
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干其事也丞相謝上使御史案

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

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目術至右內史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王靈也與朝同司馬遷傳朝錯即靈錯也邊通學短

長師古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補注沈欽韓曰劉向上戰國策云舊號或曰短長鬼谷子權篇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唐趙蕤著長短經命名本此

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應劭是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此下引張晏不當在師古後也正文及注短長史記並作長短又注長短二字集解作行長入短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

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

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曰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

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才手相左也右助也是左右皆相佐助之義左即佐字楊惲傳左證明白證驗也謂其事有徵驗左者從旁佐益證成之證以事言左以人言助之以實其語也凡手之用順者為右相

信者為左助成其罪名使無所遁飾是相佐也故曰左證補注曰湯且欲為請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

楊惲傳言當時在左右見此事者也與此注並據左右為訓說

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罰諸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

有目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而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

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補注：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天子重

致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目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吏，陛下幸致位三公。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史記位作爲。無目塞責。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答也，言無以答上責望。然謀陷湯者，三長

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

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何厚葬為？載目牛車，有棺而無槨。補注：先謙曰：欲令湯資狀，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美湯母之智。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先謙曰：欲令湯資狀，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美湯母之智。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自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尙書師古曰於尙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

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補注郭嵩燾曰續志尙書令掌奏下尙書文書成帝初置尙書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尙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

之亡書三篋即所下尙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事無所遺失後購求得書目相校無所遺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尙書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顏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

失上奇其材擢爲尙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召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召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

光祿勳目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成召康寧夫

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詔上有下字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

秉義，召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

〔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則元封三千戶也。

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

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曰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曰

繼百寮，是曰朝廷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

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曰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

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息，與大將軍定策，天下

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曰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

延壽重厚，可曰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

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雖言之故曰先事也。

誠自量不足，曰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曰

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先謙曰：財猶少也。言惟天子少哀憐之。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誰更。

作更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召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召虛尊

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語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

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召問左右，乃赦敬，召慰其意。安世瘖

恐。師古曰：瘖，師古曰：瘖，瘖也。職典樞機，言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補注〕先謙曰：後說非。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大恨，召為舉賢達能。〔補注〕先謙曰：達，薦進也。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祁曰：爾本漸水也。

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為通。先謙曰：勿，官本作弗，韻注後說是。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

張湯傳第二十九

短而自言乎。絕不許。〔補注〕先謙曰：昔人臣所執持，是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

世問曰：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教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

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曰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曰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

安世曰：奴曰恚怒，誣汙衣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萬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御覽職官部二

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周壽昌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宮殿中宦者，署郎。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

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室護衣。師古曰：適，讀

先謙曰：官本自作告，郭嵩燾云：作告是也。安世以奴誣郎，告郎署自適，罰之不加推按也。自署無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為地北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延壽為太僕。四年病

免。此作北地。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

未知孰是。

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

後爲掖庭令。而宣帝曰。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

幼。所目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目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

師古曰徵。

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目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

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

〔補注〕先謙曰。廷說。官本作庭。下並同。

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

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何焯曰。以封侯告墓。故曰封其冢。

賀有一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無子下。

無子。子安

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差以爲子。〔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也。賀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獨賀非無子也。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

封之。

〔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之言。詔書意欲封之。

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

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

其里。

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上下六字。與下居冢四。圖雞翁舍南八字。爲一句。謂處置三十家於此地也。顏師古說。

居冢西。圖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

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讓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候(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為子

而詔仍稱賀弟子表稱彭祖世父賀者不沒其所生也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

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宋祁曰新詔都內別賦張氏無名錢百百萬數文頌曰都內主賦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

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

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

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

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闕反(補注)先謙曰

感即憾省文見吳世家索隱左傳釋文皆可證故顏釋惑為恨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留而求去也(補注)先謙曰君今遠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顏說失之非所望

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曰輔天年。〔補注〕先謙曰。專精神少思慮也。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八月丙寅薨。天

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當矛戟幢也。應璩答介士謂甲士也。當。插也。班皮篋盛弩也。當音側事。反。璣音服。〔補注〕宋祁曰。注文幢也。下別本。浙本並無也。字。先謙曰。官本。

書下曰。作云。無也。字。是。班。皮。篋。古以盛玉。後世乃盛弩耳。師古曰。瑩。家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甯縣南。寰宇記。瑩陪陵也。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杜陵人不應此。獨否疑傳寫脫一陵字。諡曰敬侯。賜瑩杜東。師古曰。瑩。家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甯縣南。寰宇記。在明德門南八里。俗呼張車騎家。王啓原曰。杜為杜陵之三年。安世始薨。賜

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補注〕錢大昭曰。祠堂起於漢。龔勝傳。勿隨俗動冢。種柏作祠堂。循吏傳。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朱邑葬桐鄉。西郭外。

民為起冢立祠。後漢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盧舍祠堂。崇侈上信。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補注〕錢大昭曰。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尉氏縣安陸鄉。故富平縣也。別邑在魏郡。〔補注〕錢大昭曰。魏郡之別邑。當在武始縣。故安世六世孫純封武

始侯。先謙曰。錢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目身無功德。何目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

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目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補注〕先謙曰。徙封後仍舊名。故侯表地志。富平并屬平原。戶口如故。而租稅

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補注〕錢大昭曰。表作敵。古書勃為。致致與敵字形相涉。因譌為敵耳。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太官獻丞陳湯。

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補注王先惠曰湯傳作獻食丞案續志太官令有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本注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此獻食丞蓋即主飲食之左丞太官不主貢獻物蘇說失

之。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繆者妄也。補注先謙曰謬官本作繆是

後湯立功西域世目勃

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

補注先謙曰其家之閣殿也古殿得通稱

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

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

致禍也。

且死分施宗族故舊。

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

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

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

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元帝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陳作臣是下姊字作妹

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曰公主

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賜甲第充目乘輿服飾號為天子

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

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錢大昭曰具南監本闕本作其先謙曰官本作其是

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目千

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

泉南至長楊五柞。

師古曰柞與柞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目上春秋

富動作不節，甚目過放。師古曰：以放爲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

門，設兵弩射吏，距使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

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召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微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

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冉古莽字。補注：周壽昌曰：古者宮室通訓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宮中即室中也。本書亦屢見。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

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補注：先謙曰：第官本作第是。幸得勿治。補注：王啓原曰：幸，冀也。下吏當考實其罪，今匿不出，以冀吏之不治，此隱度負罪者之意。

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

雖顯前蒙恩。補注：郭嵩燾曰：所奏事皆在前，前侍御史云云，與前蒙恩相應。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

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召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補注。先謙曰。厭。服也。

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召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

元延間。比年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

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瘰。出

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

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

鬪方略。山川形勢。

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召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

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召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

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

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

〔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郡也。武始是魏郡縣。非富平鄉。先謙曰。後書純傳云。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

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富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

張湯本居杜陵。

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

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

凡三徙。復還杜陵。

〔補注〕王啓原曰。延壽以後不隨陵者。元帝後園陵不昌。故張氏止杜陵居焉。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

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

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章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即在漢書中。未經別出邪。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著尚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內。漢興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

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杜周〔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召周為爪牙〔補注〕先謙曰縱在酷吏傳薦之張湯為廷尉史

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邊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記使案邊失亡上有云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是案邊失亡乃為御史後上使

之也二語似不可少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目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先

謙曰宣在酷吏傳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宜為左內史周為廷尉〔補注〕先謙曰据公卿表並在元封間其治大

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補注〕李植曰司相吏反史記作伺同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臍師古曰擠墜也〔補注〕先

謙曰擠謂推排而去之師古曰見顯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

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法字。沈欽韓曰：孟說言其大凡耳。臧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篇：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鈞命洪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邕獨斷：策書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命請侯以策書，罪免亦賜策，以尺一木。邕所述漢制策簡如此。說文：檄，二尺書。段注引後漢光武紀注：說文以木簡書，長尺二者謂之檄。與前書高祖紀同。蓋古本說文如此。檄與常簡，宜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尺二寸，孝經，策半之。論語策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疏又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六經之策，較常簡長四寸，所以尊經。儀禮疏云：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尺。惟刑書策三尺。朱博傳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故自漢相沿以爲三尺法。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用鑄定。九年竹刑注：鄆析造刑法書之竹簡。說文：竹簡書。古法有竹刑。鄆析蓋私造之，故取簡易書之竹簡。秦漢以後，因相襲用。木簡長三尺者，以示嚴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姚鼐言：漢官書制必三尺。天子詔亦三尺。沈氏因據春秋緯之文，以漢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短，諸儒但據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專曰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師古曰：言不當然也。 周曰：三尺安出哉？
師古曰：安猶焉也。

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

疏爲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詳在唐書職官志。漢甲乙之令，雖條目不存，大約不外乎此。〕宋史職官志：禁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敕。設於此而使彼至之

謂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式。

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補注〕先謙曰：當合也。音丁浪反。言法無一成，惟以當其時爲是耳。

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囚，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

如瀋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

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補注〕郭嵩燾曰：漢制郡國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此言公府及郡國之獄皆由廷尉鞠治，如以郡吏專屬太守亦誤。先謙曰：太官本作大。是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

服，曰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吏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杖例故不得除。

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衛反。大氏盡誅，曰不道。曰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歸也，誅也，並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罪至不道極矣，更無所謂不道以上也。案際道字絕句以上屬下。

諫，謂吏具獄以上之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

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周為廷尉，十一年免，數之，應在天漢二年，而是年即書周為執金吾，則中廢幾數月。逐捕桑弘羊、衛皇

后昆弟子、刻深。〔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年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且事誅，書事之謬如此。先謙案：周天漢

二年為執金吾，三年遷御史大夫，攝武紀。天漢二年秋大搜，因泰山琅邪羣盜起，復遣暴勝之等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周之逐捕盡力，正在斯時。史記周傳：明言逐盜捕治也。後七年為征和元年，乃書巫蠱起。二年，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坐巫蠱誅，逐捕與

巫蠱兩事，本不相涉。攝公卿表：周為執金吾時，弘羊為大司農，此蓋桑、衛昆弟子皆在逐捕中，非指弘羊本身所云。衛皇后昆弟子亦非即巫蠱坐誅之衛伉也。周執法不避貴戚，故武帝嘉之，必奉合後事，以此傳為謬，失理甚矣。上曰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

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

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

相世系表周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最幼昭帝初始為吏則夾河為郡守者延壽延考也何焯曰褚先生書田仁事云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觀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

報虐無家營累巨萬矣師古曰營與費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瀆曰律營

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補注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今字案今當為令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

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

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補注先謙曰前說是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史首

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補注先謙曰初首先三字同義復出不辭初字蓋衍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

曰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遷荃孫曰通志引風俗通云董狐為管侯史官後因氏焉先謙曰通志

胡注晉武帝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考證按公卿表平字仁仁字中孫俱齊人皆曰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即隨坐耳非自反也

目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補注宋目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

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

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言作子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

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目千秋擅召中二千石目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

宋邵曰注文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目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

誣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

人言譏耳。（補注）先謙曰：好言美言也。謂丞相素無定見，而為美言於下，以市惠，皆其素行。顏讓好為呼到反，則為好言三字不辭。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補注。先謙曰：無狀猶言無禮。

延年

愚曰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

詆。

師古曰：峻謂峭刻也。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目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諱，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

光目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目及丞相，終與

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補注。先謙曰：姚範云：言不窮竟其事耳。十字一句讀。案顏姚二說並通。

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

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不登下。

宜修孝文時政，示目

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常應也。說諫曰悅。

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

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令延年平處復奏延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言之於上，言字下屬。若

於復奏下加言字，則是贅文。

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目狀聞。

補注。先謙曰：可官試，蓋若今之試用官員，外則至為縣令，內則兩府除用，掾吏滿歲，以其事

狀奏。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特作持，法下有也字。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瀛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

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補注〕郭嵩燾曰：吏民上書，宜下丞相御史兩府，其有異者，令延年平處，非徑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無涉。漢官儀：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請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吏，即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時爲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用，或由廷尉議罰，第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爲光信任，故常專主其事也。如顏失考。昭帝末，

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

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

臣，延年目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二千戶，益封三千三百六十戶，此傳云益戶二千

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訛，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

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

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迺云：使

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

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召延年。霍氏

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

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楨曰。太僕掌輿馬。故有苑馬及官奴婢。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召故九

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召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補注)劉奉世曰。繫當為擊字

之誤也。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

御史大夫。(補注)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書云。大

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豐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已失。不遠康寧。蓋思百姓未能綏。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助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父民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法為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

其策命之詞也。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日老病乞骸

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宋祁曰前本酒字上有牛字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

疾篤

〔補注〕錢大昭曰疾南監本闕本作病先謙曰官本作病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珽輪倚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

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云作曰

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綏嗣綏少爲郎本始中目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

文穎曰趙

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爲名

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

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

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

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光引宋祁曰元

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西羌反綏輒上書入錢穀目助用前後數百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綏以甘露三年爲太常七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當元帝初元三年

綏六弟五

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遇以兩目無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補注〕經孫曰兩目無見曰盲今欽一目故謂之偏盲非語有移轉也

故不

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目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

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爲首。杜子夏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首。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欽惡目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畿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

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目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

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用壽昌曰。續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先

謙曰。前紀成帝建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杜欽。不重軍字。通鑑同。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目好色聞。及卽

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目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

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補注)李楨曰。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嚳有四妃。象后紀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爲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增九九八十一。合之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燕邑。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以上三說。皆與瓚說不合。班氏自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通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此同瓚說。但不必爲夏殷之制爾。

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所曰助德理內也。姊妹雖缺，不復補。所曰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

媵，已之女弟，則謂之姊。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

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究竟也。

阿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
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

目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目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

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見。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目晉獻被訥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

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李楨曰：術，道也。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

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補注：先謙曰：據顏注，則正文作毋必。

有色聲音技能，顏所見本尚不誤。後人傳寫誤倒色聲作聲色，則音字為贅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刪去音字。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

孟子同。蓋下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唯將軍常目為憂，風白之太后，太后目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

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

師古曰：忽忘也。

可不慎哉。

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

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

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音甫爾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漢人屬文以殷高宗周宣

王並稱，以其為中興之君也。宣紀贊：侖德殷宗周宣，即用此義。屬亦近也。近屬猶言近今。李尋傳：故屬者頗有改變，與此義同。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

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補注：經荃孫曰：何焯云：劉氏校本，注文鳴字下更有鳴字。荃孫案此字當有。后夫人雞鳴，即起鳴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指玉言。故佩玉晏鳴，歎康王后之晏起。先謙曰：列女傳魏曲沃負篇云：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唐王德鈇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璫，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古文苑載：張超謂青衣賦云：周漸將

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變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王充習魯詩，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張超字子並，河間鄆人，見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詩規之，皆用魯說，是此詩乃刺康王后夫人作

者是畢公也。本書匡衡傳。衡引齊詩說。及王應麟詩攷引韓詩。皆與魯詩說同。知毛傳非也。

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

也。師古曰。蒙。被也。補注。宋祁曰。離。字下。疑有脫文。先謙曰。官本顏注在蒙化下。

故詠淑女。幾目配上。

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

忠孝之篤。仁厚之

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

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補注。李楨曰。

易緯坤靈圖。正其本。萬物理。差之。衰。蓋。謬以千里。故君子必謹其始。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

之。則民心惑。

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子忽。反。補注。先謙曰。玄誤。官本作氏。

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

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

關雎之思。

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

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補注。先謙曰。逮亦及也。

為漢家建無

窮之基。誠難目忽。不可目遊。

李奇曰。遊。難也。師古曰。遊。與去。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與字。

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

司馬君力。

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

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

(補注)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錢大昭曰梁喜之子先謙曰喜宣帝功臣齊氏偶有不照

欽上對曰陛

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謙曰迹當作虛字解猶言尋求之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

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尋求而知之也後漢儒林傳跡衰散之所由致注跡猶尋也顏譚迹為實字而訓為觀得失之蹤迹非是李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迹也不當傳宜深迹其道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即訓為尋求注並失之

臣欽愚慧經術淺薄不足曰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

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

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

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或妻不承夫

或臣子背君父

(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

事曰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

師古曰刺反也音來局反

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

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補注)先謙曰說文垂遠邊也

殆為後宮

師古曰殆近也

何曰言之日曰戊申蝕時加未戊夫土

(補注)錢大昭曰夫當作未南監本固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作未

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

患者。師古曰。適試曰嫡。嫡謂正后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相善字作於宮。唯陛下深戒之。變感目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目

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目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丁五十九年陟。偽古文出於汲冢。古文之後。故無逸作五十九年。要在所言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

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

及國人與。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目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

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

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章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注。先謙曰。太后上當有帝字。致晨昏之定省。補注。先謙曰。官本

晨昏作晨晨。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目奉

程修。匱萬姓之力。目從耳目。師古曰。彌。廣音盡也。從說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目誅忠良。賢俊失

在巖穴大臣怨於不目。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讀為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

古多以失為佚。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言佚豫為，不可言奢泰持也。師古曰：為。

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目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慙，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當世。

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目？師古曰：當世以用也。

之治何務？各目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補注〕先謙曰：官本據作取。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真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目廣施。

非義無目正身，克己就義，恕目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

敬。師古曰：泄，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補注〕李楨曰：四語禮記祭義曾子之言。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

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能下終始作始終不及下無於字。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

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補注〕沈欽韓曰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文侯語周書及大戴官人篇略同近觀

其所為〔補注〕劉敞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曰為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先謙曰據下顏注明有主字是也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爲人之援而進也〔補注〕宋

祁曰注文爲主越本作所爲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孔子曰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

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此字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

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

當世治之所務也〔補注〕王念孫曰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飲對曰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曰拂

謂遠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

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

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補注〕宋祁曰說別本斷本作謀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衆庶咸

說師古曰說

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

欽目前事病賜帛罷

補注先謙曰因前

事稱病故

後為議郎復言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

數稱達名士王駿章

未錄用

安世王延世等

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章安世章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補注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子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

一世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

補注何焯曰欽為野王奏詔王鳳不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風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為王氏補過也先謙曰胡常見程方進儒林傳

事無所見

及繼功臣絕世

補注齊召南曰功臣表杜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

填撫四夷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秦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

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

文穎曰穰侯魏冉也

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之愛師古

曰言昭王幼少且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

心不介然有間

補注李楨曰說文介畫也畫則必有間故介一訓間間古見切言穰侯昭王其君臣心中不曾介然有間隔也

然范睢起

徒步由異國無雅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

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文穎

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讓請考工地益宅上怒遇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

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

〔補注〕先謙曰穀梁宣元年傳注放穰侯也

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聞音居覓反

頃之復日

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目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

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

曰倚音於綺反

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

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

屬無繩屬於上也牙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亦別也合則進不則退辨之畫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分介隸形相亂經典字多互用陸氏釋文中不可枚舉

非主上所目待將軍非

將軍所目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

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經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

杜氏追替韓詩也。補注錢大昭曰漢孟軻傳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其言與欽同。

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

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知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斷本意並作息先謙曰顏讀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爲句但治安變異四字不辭疑作息

是主上照然知之

補注錢大昭曰照南監本闕本並作昭先謙曰官本作昭是

故攀援不遣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書稱公毋困我

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

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風詔書引此言之。補注先謙曰元后傳風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傷古文作公無困哉非也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毋困我哉

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

目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目譏朝廷

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目爲不坐官職疑其目日蝕見對有

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目爲

坐言事也

補注周壽昌曰時章不以劾鳳見罪而以奏薦馮野王詆張美人爲罪故欽欲鳳暴揚之

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諶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

納之也。補注先謙曰左昭元年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一曰引者控執之爭引猶言爭軌也

欽悉目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補注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並見郎從官展

盡其意。加於往前。曰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曰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

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曰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補注）先謙曰。官本支作友。引宋祁曰。友疑當作支。至

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曰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補注）錢大昕曰。業字君都。見公卿表。業有材能。

曰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補注）

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業為太常。七年免。七年當永始三年。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

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補注。周壽昌曰。長母王若。元后姊李楨曰。定陵汝南縣也。長就國。當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

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補注。先謙曰。

立與業書。而丞相史於長所搜得者。蓋長出關時業以此市恩。坐免就國。其春。（補注）先謙曰。綏和二年。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

薦。師古曰。更音工衛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

反因時信其邪辟。

師古曰信讀曰辟。辟讀曰僻。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匡。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音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

故事。

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

〔補注〕錢大昭曰。在當作坐。兩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坐。

紅陽侯立坐子

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

〔補注〕錢大昭曰。翟方進傳作孫闕。

故少

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

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

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

宏奏隆前奉使欺謾。

師古曰。謾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不宜執

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

〔補注〕先謙曰。第同第。官本作第。

陛下所自知也。

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

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

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

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

服虔曰。殘。癡也。

皆但曰附從方進。嘗獲尊官。

〔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

丹前親屬邑

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屬官本作薦是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

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常山太守毛當作屯說見儒林傳

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

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

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

排擠英俊

師古曰擠壓也音子語反

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燁假借用字

天下莫不望風

而靡師古曰靡猶弭

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

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

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

所目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

讀曰猝

不目尉示天下

補注郭嵩燾曰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尉慰字通百官表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張釋之傳亦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是尉亦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天下言持平以慰安天下之心也

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卽位業復

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骸之臣師古曰發亦雙字

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目上至於大吏皆

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類寐反

音類寐反

愬故許后，被加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兒，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見。

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

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

易世。〔補注〕先謙曰，謂世執朝權。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

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遣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

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

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郡

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為太常三年，年既與下元壽三年丙昌為太常合，此云歲餘，誤也。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補注〕先謙曰，選舉屬官不以實也。

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徒合浦。業目前罷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

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穎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

子至孫絕。(補注) 經荏孫曰。業子輔。輔子憲。見表。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

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清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補

注) 先謙曰。業孫憲。建武中。先降梁王劉永。不得封。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賈。誼。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

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補注) 何焯曰。史家之微辭也。蓋謂推其故而不得。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呂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

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補注) 王念孫曰。關雎見微。即指上文杜欽說王鳳語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慙

王道之將崩。顏說未確。先謙曰。官本妙作細。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隨音義。謂罪戾而復擇彈之。蘇奏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

勢而擊毀之也。隨音說。一說。隨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音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補注）先謙曰。隨。境之或體。說文。境。毀垣也。詩。乘彼境垣。傳。境。毀也。管子。霸形篇注。境。敗牆也。抵。隨。謂因其毀而擊之。知効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皆所謂抵其隨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書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

氏音支。曰其頭為飲器。

章昭曰：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曰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章云：樽也。晉云：獸子皆非也。樽，即今之偏樽，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鑿器。

所以洩便者也。釋音聲。補注：沈欽韓曰：趙策以知伯頭為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為觥，則云虎子者，非也。元僧楊璉真伽載理宗頂骨為飲器，胡俗同然。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師古曰：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

補注：先謙曰：漢初構兵，始於元光二年馬邑之役。而建元中即欲事滅胡，則知武帝雄心定於即位之始矣。

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補

注：先謙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

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

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敞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先謙曰：史記作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則服顏說是。索隱云：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家從背唯稱堂
邑父而略甘字

俱出隴西徑匈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補注先謙曰據下文憲以軍臣單于死之歲還為元朔三年去十三歲則出使在建元三年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曰月氏在吾北漢何召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爾憲十餘歲予妻有子然憲持漢節不失居何

奴西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居匈奴中益寬

憲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

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指字是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憲喜問欲何之憲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

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脫引宋祁曰越本脫作今饒大昕云予見宋大字本正作今詳其文義以今亡為句閉道連文謂閉其道不使往也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

知為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召為然遣憲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

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發導驛抵康居下為孫發譯道送憲史作發道譯送憲驛並通然合諸文校之蓋譯字是也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

人為王

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作立其太子為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是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一云夫人為王宋所見古本蓋兩存而未刊者

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

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補注郭嵩燾曰史記君作居是也西域傳明言月氏為匈奴所敗益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嬌水北為王城而大夏傳云都嬌水南嬌水為今阿母河其地屬布哈爾近多為俄羅斯侵略當時皆大夏地月氏歸居之盡嬌水以北

爲界以兵力臣屬大夏。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曰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遠字官本千作于是于遠雙

壁千遠非雙壁且本傳益以爲神而遠之注可證。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

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畱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並即傍字。復爲匈奴所得。

畱歲餘單于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三年史記此下云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据匈奴傳徐說是也。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

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補注〕宋祁曰古本胡字上有故字先謙曰史記亦有故字其上亦云故胡奴蓋既歸漢則不應直謂之胡人且本書前省故胡奴三字似此處故字尤不可省古本有故字是。初騫行時百餘人

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先謙案騫

歸在元朔三年史記大宛傳迺確據西南夷傳特透測前事非謂騫以元狩元年歸也考異所疑何其不審。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補注〕宋祁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

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過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補注）先謙曰：邛山，即地志嚴道下之邛來山。元和志：邛來山，今在榮經縣西五十里。山出竹，高節實中，堪爲杖，名邛竹。因山

以爲名也。一統志：山在今榮經縣西南，餘詳地理志。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郭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補注）宋祁曰：注

文天篤，古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徙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史所稱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

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日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日鴛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

千里，居西南。（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字似不可省。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常直。（補注）宋祁曰：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

氏康居之屬，兵彊，可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曰：寡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補注）先謙曰：犍，官本

行（補注）先謙曰：犍，官本

作隄，四道師古曰：皆夷種名。馳音尤，在音材各反。徒音斯，隄音蒲。此反。〔補注〕宋祁曰：新本邽字上有出字。先謙曰：史作出隄，出徙出邽，出徙出邽，隄官本注此作北是。出隄，出花，出徙，邽，出隄。

二千里，其北方閉氏花。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花一種也。〔補注〕宋祁云：越本無行字。南方閉焉，昆明。師古曰：焉，昆明，亦皆夷種名也。焉音先樂反。昆明之屬無

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滇音顯，滇鳥出其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注併在或五

焉下，鳥作馬是。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補注〕先謙曰：史記閒作竅。於是漢目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

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直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爲事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年復通。騫目校尉從

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目不乏。〔補注〕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案〕處下應有上字，劉所見本無知字。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澁化本無知字。迺封騫爲博望

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補注〕周壽昌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爲即靈所封。後宣帝復以封王舜爲侯，顏不引地志，但取美名，幾疑無此地名矣。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

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後二年爲元狩二年。與武紀合，史記作其明年誤。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

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

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齊召南曰鹽澤即蒲昌海子闐及蔥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沈欽韓曰一統志蒲昌海在沙州衛西北境外。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按西州乃唐立裴矩隋

人豈知此。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地記今番呼羅布淖爾。在安西府西少北邊外。錢大昭曰南監本國本皆不重西字。先謙曰官本不重西字。史記重。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補注〕先謙曰。据武紀。霍去病匈奴傳事在元狩四年。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候。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

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間。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焯煌以西。〔補注〕齊召南曰西域傳月氏遠去過大宛擊大夏而臣

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處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西。敦煌以東也。先謙曰兩焯字官本俱作敦。

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

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爲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

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補注〕先謙曰据史記殺昆莫父者匈奴非大月氏。

爲求食。還見狼乳之。

師古曰以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烏嚙肉盡其上。

目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目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

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補注〕郭嵩燾曰。案西域傳屬賓西北與大月氏接。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有大夏。而塞王南有蜀賓。塞種分散。自疏勒

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傳云：至疏勒，南與蔥嶺屬，西上蔥嶺，則休循也。環蔥嶺左右，爲今東西布魯特地。烏孫，即今伊犁，蓋皆沿蔥嶺南徙。烏孫傳云：本塞地。大月氏破走塞王，塞王南越蔥嶺。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據此，則塞即烏孫地。昆莫立國，乃改名烏孫，是烏孫之民本塞種，而雜有大月氏種。漢書西域傳：實與身毒佛國無涉。塞地爲大月氏所併，其遺種，唯蔥嶺南至尉屠耆傳亦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言：縣度之險，非尉屠耆所能越。縣度在今巴達克山之西。尉屠耆又在其西，可知。唐僧元奘西域記：以迦濕彌羅爲舊尉屠耆。迦濕彌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爾也。於是相沿以北印度爲尉屠耆。唐書言尉屠耆治浮圖法，亦據印度言之。瀛環志略：以月氏在鳩水北，當今布哈爾。尉屠耆在縣度南，當今阿富汗。其言至確。（阿富汗即愛烏罕）蓋論蔥嶺以西，經縣度，又折而南，乃至尉屠耆，不得爲北印度明矣。唐時以北印度爲尉屠耆，遂并以塞釋聲相近，通謂之釋種，不知烏孫塞地詳見西域傳。顏注以意附會言之，殆誤也。塞王南走，遠徙。

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補注〕先謙曰：健壯大也。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

略其衆，因畱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言爲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高反。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曰此時厚賂烏孫，招召東居故地，漢遣公主

爲夫人，結昆弟。〔補注〕先謙曰：官本，遣作遺，引劉敞曰：遺字當作遺，宋祁曰：作遺是。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也。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臂也。〔補注〕何焯曰：塞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指

招烏孫居祁連敦煌間故地而言。先謙曰：昆莫地空，史記作渾邪地，空無人，招以東居故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郭嵩燾云：西域大月氏傳遠去過宛西，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據此，則月氏烏孫在祁連敦煌間，月氏當近南，而烏孫稍北。

月氏既併烏孫，又為匈奴所破，乃西踞塞地，昆莫攻破月氏，而蹙其地，號為孫，則所謂昆莫故地者，正指敦煌間地言之。武紀元狩二年，匈奴王殺休屠王來降，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昆莫故地當在敦煌，時尚未置郡，故驚以為昆莫地空，可以招烏孫使居。故地，史記作渾邪者，是也。漢書推原昆莫故地，徑指昆莫地為言，此所言今烏孫地，恐未達班意。渾邪王正治昆莫故地，其後十餘年，始置敦煌郡，此云金城西傍南山至鹽澤，亦與地勢未合。又案地理志張掖郡注，應劭曰：張國臂掖，故云張掖。武帝猶惑於張騫之言，取斷匈奴右臂為義，因有此名耳。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百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補注）宋祁曰：古本及浙

本遺字下並有一遺字，何焯曰：於道中，得便宜遣其副也。先謙曰：古本浙本，遺字下當是遺字，而後人誤書為遣也。遺下加道，則文不成義。宋所見蓋元是遺字，若是道字，則當云重一遺字，不得云有一遺字矣。史記作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

烏孫，致賜論指。師古曰：目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道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補注）先謙曰：大夏

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賓，并采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二年，騫為大行三年卒，與此異。後歲餘。（補注）宋祁曰：古本，騫卒下，復騫卒二字。其所遣副使，通大

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

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目為質於外國。

李奇曰：實信也。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

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先謙曰：史記亦作發書易。然詳鄧說則古本是也。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

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目西。

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

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酒泉郡。目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

李奇曰：犂音劇。服虔曰：犂靬。犂靬。犂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

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靬即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靬聲相近。犂靬與靬同。李奇音是也。服虔非也。補注郭蓋謂曰：西域傳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厓。即北海。其地距安息諸國絕遠。疑所謂北海者。即雷轟海之北境。今謂之裏海。其南境之烏滸河。界波斯。故自奄蔡達安息。犂靬諸國。皆所通西域至遠之地。終西漢之世。惟安息遣使貢獻。餘國雖經遣使。固未一通中國也。後漢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靬。即今意大利西隔地中海為安息所隔。漢使亦未能一至。班史亦約略言之。不詳其始末也。先謙曰：史記犂靬作犂靬。官本注劇作靬。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

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俵也。音甫。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數百下有人字。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申習。故不多發人。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

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

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

〔補注〕錢大昭曰地志無沈黎文山二郡沈黎省於天漢四年文山省於地節三年皆併蜀

欲地接目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補注〕先謙曰前往

也

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補注〕先謙曰史記遣使下有柏始昌呂越人等案隱謂之初郡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皆復閉昆明

如瀉曰為昆明所閉〔補注〕宋祁曰

越本無皆字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封二年

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

夷傳自焉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

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樂下有往字

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補注〕先謙曰予節予求使者節也屬上為句募吏民

則從往之人索耳官本願注在日廣其道下

為具備人衆遣之曰廣其道

〔補注〕先謙曰具備人衆官本作備衆錢大昕云宋大字本備衆作具備人衆

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

及使失指

師古曰乖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

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

曰激怒令贖

師古曰今立功以贖罪〔補注〕郭嵩燾曰顏注

非也漢法死罪皆聽贖罪愈重則贖金愈多所侵盜幣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贖所侵盜以贖既贖而復求使是以其事益習而其犯法益輕

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

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贖物

師古曰言所贖

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補注先。欲賤市目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補注先。諫曰。謂外國市漢使所齎官物。使者以賤直上聞。而自私其利也。外國亦

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目苦漢使。師古曰令漢使其困苦也。

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補注宋祁曰。怨。斷本作怒。先。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爲害。補注先。諫曰。史記作災害。與此義異。皆有城邑。兵弱。

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補注周壽昌曰。時從票已失。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目擊胡

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章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補注先。諫曰。據功臣表。破奴元封三年封浞野侯。所謂明年。即元封三年也。與破奴傳云後

一年。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目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難也。眩。相

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尙書陳忠案漢舊書。遇知世宗時。犛。軒眩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遇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驪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

從西域來。響音。義。補注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實。當云大鳥及卵。犛。軒。越本作犛。軒者。非。又注文犛。子按西域鳥。犛。傳。師古音。響於龍反。汲水瓶也。今離與雅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義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犛。軒。西域傳安息王以大鳥卵及犛。軒。眩。

人獻於漢。而於烏弋山離國亦云。有大鳥卵如鰐。後漢西域傳。條支國出大雀。其卵如鰐。永元十三年。安息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安息今波斯。烏弋山離今使路。芝條支今阿刺伯。據西域傳。獻大鳥卵者。安息也。而其種實出條支。烏弋山離。蓋皆近海炎地也。其性不能耐寒。僅後漢時一來獻。餘皆獻卵而已。今阿刺伯出此鳥。名駝鳥。其形如駝。可以挽車。西人尤重其卵。以為供具。或朱綠之飾。以金銀。宋祁謂大鳥與卵并獻。蓋未究知其實耳。先謙曰。犂軒。史記並作犂軒。外國地名。多同聲異字。越本亦未週。非宋說皆未嘗。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窮河源。補注。先謙曰。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真五字。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補注。王闓運曰。爾雅。西方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故以玉石名河所出山為昆侖。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

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則字在過之上。文義更顯。所以示外國富庶也。帛下具下並有以字。目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

示。言示之。師古曰。氏音丁。令其觀覽。大角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

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召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

益興自此始。補注。先謙曰。其。史記作甚盛二字。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衛反。大宛曰。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

目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管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

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執者，但空進成執之言。〔補注〕王闔運曰：進執言，進見執習也，以習執故無所不言而言及馬矣。先謙曰：王說是。

言大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專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食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

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河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畏垣西域記，鹽水在四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遺爲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法無言字及上之字。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

而去。

如淳曰：罵言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椎破金馬，搗之而去，示絕宛也。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補注〕周壽昌曰：類注非也。此言宛國中之貴臣，不得以中貴人連讀。

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爲然。又云：虛宛貴人，勇將煎靡，可證。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

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召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召嘗使浞野侯攻樓

蘭目七百騎先至虜其王。目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召李廣利為將軍伐宛。焉

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補注)周壽昌曰廣利中山人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目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

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目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

(補注)齊召南曰徐廣云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爵除案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為將軍下獄死者不同此在後先諫曰史記故浩侯上有趙始成為軍正六字此下有而李忠為校尉制軍事九字既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財與才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在郁成下財與才同與罷讀曰疲併在皆飢罷下省下師古曰三字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

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

曰十人之中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忠戰而患飢人少不足目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一二人得還

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武師恐因雷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

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補注)先謙曰掃武紀太初二年秋遣浞野擊匈奴不還其夏當作其秋史記亦誤

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

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輟也師古曰輪

臺亦國名(補注)先謙曰輪臺史記作命頭

為外國笑。酒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扞寇盜

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

從軍為斥候(補注)王闔運曰寇盜嘗為寇盜當刑者也扞讀若扞揲之扞謂以人監守之耳郭嵩燾曰案王說非也秦法弛刑徒戍邊為發論漢因之有七科發謫所發之惡少年亡命則亦寇盜之流也刑徒兼及死罪而從未云發及寇盜蓋亦古人正名之義疑故囚徒扞寇盜當時常語然也弛刑徒有罪者隸之兵籍校尉領之當以兵法部勒無資扞揲如王說則此扞字與上赦字下發字相類而義不可通矣(顏注)以使從軍為斥候釋扞寇盜三字亦陋斥候軍中一事發謫從征萬里外豈得專為斥候而已先謙曰官本注徒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還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徒是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補注)

王念孫曰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顏誤分負私與從為二事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顏云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為二事

數齋糧

(補注)先謙曰史記驢下有驢字齋上有多字

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

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百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

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補注）沈欽韓曰：瀉水使涸，就其空為地穴，攻城也。墨子備穴篇善攻者穴土而入，郭嵩燾曰：大宛當今浩罕地，北依納林河，城外流水蓋環城山溪，注納林河者，先謙曰：此敘遣水工之故，尚未至宛，而顏云下再敘其事，誤也。此文作一句讀，徙水穴城，不分二事，一說近之。空讀如字，沈說優矣。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百衛、酒泉。

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注：宋祁曰：車當作運。

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先謙曰：史記驅下無馬字。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

（補注）宋祁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為是。案古下脫本字。先謙曰：兵字應下屬，與多字連文為句，明小國長服之由，宋誤讀。史記作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知多字單文不成句。

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漢書曰：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蓋傳言夸誕，不知出何書也。

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

成城恐甬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甬行謂甬止軍廢其行。

酒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

（補注）宋祁曰古本作源。先謙曰史記亦作源同。

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

師古曰毋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

即不。

（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先謙曰不即否字。本費用不字讀句者甚多。宋固史記有解字而云然未當。

酒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曰爲然，共殺王。其外

城墮，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曰王毋寡。

（補注）王念孫曰其外城墮至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移置攻之四十餘日下。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當依史記刪。

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執計

之何從。

師古曰金貳師執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

其內，食尙多。

（補注）先謙曰史記漢人作秦人，外夷稱中國秦漢一也，亦見匈奴傳。

計曰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

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軍吏皆曰爲然，許宛之約，宛酒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飢。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目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

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有木末之末蔡音干曷反補注經荃孫曰按服說言蔡字當以楚言讀之說文繼下云讀若江南謂酢母為齏淮南俗務訓注諺讀燕人言趨操善趁者謂之諺本字為音漢魏

注家此例甚多蓋漢人未有反切徒以聲相譬況聲不足明則又為內言外言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以舌頭以舌腹言諸法委曲曉示之近儒段若帶獨不明乎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謙曰史記時作待漢下有使字文義較明昧蔡後事在西域傳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

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補注先謙曰為音于偽反史記為上有以字則為讀本音

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

補注先謙曰壺充

國太初元年為鴻臚二年免見公卿表

千餘人別至郁成城

補注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王闡運曰郁成下當重郁成二字與城守為一句先謙曰宋誤讀斷守字王說是也史記正作別到郁成郁成城守古本浙本蓋

因郁都形近誤郁為都其上下又脫雨成字也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

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補注先謙曰史記負作偵疑本書誤脫偵字之中後人見

真字無義遂改為負師古依文立訓耳

攻郁成急

補注先謙曰史記但云責郁成未嘗急攻情事不同

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

脫亡走貳師

師古曰走音葵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

補注齊召南曰外戚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官桀為少府

年考免。即合此傳。而顏注乃謂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何哉。
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瀟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同。先謙曰。此與下文大將軍史記

並同。則是班用元文。非衍也。諸將獨貳師尊貴。因而稱之大者。大其為將軍耳。要是駁文不合史例。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

師古曰。言毒恨。

今生將卒失大事。

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李慈銘曰。

生將謂生致之也。將讀將送之將。先謙曰。史記將下有去字。文義更明。恐其猝佚去事重大也。

欲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

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

〔補注〕先謙曰。後行。上文所謂後復行也。

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

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補注〕先謙曰。將即諫反。

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

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

〔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史記作貳師後行軍非乏食。

戰死不甚多。

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衆。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補注〕沈欽韓曰。整策下牟百姓亦作憚。荀子榮辱篇。憚然惟利之見。集韻。牟。取也。

大也。此為侵取之義。顏注非。先謙曰。牟。訓取是也。食貨志注。牟。取也。景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顏說所本。

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

〔補注〕何焯曰。張藎傳云。並南山至關澤。

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稀矣。所以爲此詔起本。深明其事不實。而兵爲得已也。先謙曰。案武紀。太初三年。路博德築居延。後匈奴復入酒泉。張掖。殺都尉。匈奴傳。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軍于欲遮之。不敢。蓋匈奴雖徙幕北。侵掠未已。何獨驚傳數語。漢謂詔書不實。臆。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補注）

先謙曰。危須。目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韻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江。漢名。

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

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沂河也。沂音素。（補注）郭嵩燾曰。案河山。卽張騫傳所云。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是也。河源所出。凡二。一北出蔥嶺。一南出于翼。同匯於蒲昌海。東南海爲星宿海。而騫傳云。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疑所據爲河源者。于寘山也。自玉門陽關以西。皆流沙地。水道提綱。以今青海當西海。則所云河山。爲河所出之山。明甚。從河上沂。而名所出山曰昆侖。顏注。析河山爲二。而不詳其地。興涉流沙。通西海。自爲虛實。恐未然也。李慈銘曰。沂。正字當作漣。今作溯。先謙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時侯。（補注）先謙曰。嘉其能。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

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鄧守

師古曰。哆。音昌野反。

勇決審輕。重斬王首。

二千石百餘人，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

目適過行者，皆黜其勞。

師古曰：適，讀曰黜。目，罪過而行者。

免其所犯，不殺功勞。補注郭蓋肅曰：漢法，七科發謫，一曰吏有罪者。此云黜其勞，主軍官吏言之，蓋吏之有罪者也。但許其立功贖罪，而不授官，故曰黜其勞。意在示人以重犯法也。

士卒賜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

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萬金。郭蓋肅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史記平準書注：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上文還入玉門者，萬餘人而爲軍官吏千餘人，是士卒受賜約萬人。史記云：四萬金直錢四萬萬，蓋通言之。此云四萬錢，則一士卒所得之賜也。漢法：凡賞賜有帛，有金，有錢，各分數品。云直四萬錢，通金幣數者，合計之。軀以他財物充賞者，顏注未審。張鷟傳云：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亦可證。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週。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

一歲，征和三年，武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

師古曰：郅，音質。

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

補注先謙曰：史記餘在里字上，此誤倒。

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郭展曰：漢曰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補注王闡運曰：惡睹，所謂昆

命，音無二千五百里高之山也。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目放爲效字，因解爲不效，蓋失之。

矣〔補注〕先謙曰此全本史記大宛傳贊不敢斥言武帝志窮荒遠之失舉昆侖之非實以寓諷也武帝所名昆侖非真河源然因此
蓋疑昆侖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謹案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命侍衛拉錫等窮河源至星宿海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衛阿爾達窮河
源還奏星宿海西南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河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
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隨爲百道皆作
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伏讀高宗御製文集有河源簡明語二篇恭錄於此以曉學者餘詳四城傳御製河
源按語曰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又固贊又謂秦使大夏之後
窮河源黑瞎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
外記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轍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譌譯爲火
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
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
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
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
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御製河源簡明語曰予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論茲
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或差義乃紊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
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但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參鈔臆道元皆
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
以至元乃有鄂敦諾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
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

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就其簡明崖略如此。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昔在顛項〔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謂篇首當云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繼以其自序曰云云方合著述之體其說固然然此

例人所共知孟堅命世大才詎猶未了蓋叔皮父子踵史遷而作書故自敘一篇悉因舊文附以後事取述而不作之義

意主攝謙非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

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瀆懼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補注〕郭嵩燾曰律麻志太陽者南方南任也淮南天文訓天道圓圓者

主明南正者主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在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

主火南正向明以測日火正順時以改火各據所用言之先謙曰郭說是尚書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

為火正句芒木官不得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顛項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

為陽地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猶為火正據此以兼職言稍異然火正之不為北正益可見矣史記火作北傳寫誤耳索

隱援顏注正之又引國語曰黎為火正以瀆曠致火光照四海此班賦所本又引瓚注古文作北正作古文作火字非也七字明古無

作北正之本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幾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其在周程

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補注經孫曰續志雒陽有上程黎古程伯休父之國先謙曰索隱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按彪

之序及千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先謙案楚世家索隱引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小司馬以彼說為當不應於此反不瞭也大戴禮帝繫篇亦云老童產重黎是黎本名重黎且此文皆本國語小司馬以為遷謫其先失理遠矣

當宣

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

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字是

司馬氏世典周史

補注宋祁曰漸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先謙曰索隱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王啓原云史佚逸周書或稱尹逸則佚

姓黃帝後也春秋尹氏是其胄靈景時猶貴盛為公卿未嘗中衰佚後為司馬氏別無他證未能與史公爭善矣

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吳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頊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隨

會奔魏

如瀟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据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

遷之所說補注齊召南曰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案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先謙曰索隱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魏也先謙案奔秦奔魏理元可通遷說自不誤顏之獻疑適增其謬而

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爲秦所滅，號爲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張晏曰：司馬喜爲中山相。補注：先謙曰：見國策、呂覽及人表。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論，來頓反。補注：先謙曰：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書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集解引

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此讀傳爲搏也。又引晉灼云：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劍論兵書相對爲文，蓋善劍術者著論傳世，晉顏說是。集解引服說：善下有傳字，官本來上有音字。剗贖其後也。如瀆曰：剗，客傳之制。

贖也。師古曰：剗，苦怪反。贖，五怪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術劍鋒，以離北宮。司馬剗贖，不使應敵，非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制贖，惟荆軻嘗過榆次，與蓋聶論劍云云。疑蓋聶即制贖之誤。榆次本趙地，古制字本作戠，與蓋並從艸，與蓋形相涉。

爾雅釋詁：叔，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贖，字重文作緝，與聶字形皆相涉。蓋傳寫錯亂。如清魏時人，或尙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蓋，姓，聶名，則所見本已訛矣。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

司馬錯曰：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作各是。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靳，師古

靳。補注：先謙曰：靳，史記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補注：沈欽韓曰：秦紀：惠文王十二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說魏曰：靳，史記作靳。王入上郡，少梁以謝秦，是入秦即名夏陽。上有云：車武安君白起，則爲

昭襄王時，此語殊乖次第。先謙曰：少梁更名夏陽，尙在惠文後九年，錯拔蜀之前，此文補述之也。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爲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鄂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鄂縣。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城西北四里，有司馬遷碑。

十里，師古曰：郵音尤。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四二三七

昌為秦王鐵官

〔補注〕先謙曰：王史記作主。

當始皇之時，蒯聶玄孫印

〔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系本云：蒯聶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

為武信君將而徇

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將將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補注〕劉敞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刺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史記〕：始皇之時，印安得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賈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先謙曰：本書項籍傳：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封為殷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印為殷王，都朝歌。印降漢，地為河內郡，是徇朝歌定河內，實一事。武信君之為武臣，更無可疑。劉說非也。但此文本言昌為鐵官，當始皇時，屬上讀，與印事無涉，後人自誤會耳。王謂史記誤，亦非。

漢曰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擇

師古曰：擇，弋亦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無澤，索隱漢書作毋擇，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不作擇也。繙王本史記索隱擇仍作擇。

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

師古曰：項羽封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

先謙曰：百官表長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爵九級曰五大夫。

毋擇為漢市長

〔補注〕

安四市有四長

毋擇生喜，喜為五大夫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爵九級曰五大夫。

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

里〔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

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管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大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補注〕劉敞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

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吳仁傑曰：章昭云：史記稱

遷爲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爲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案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則非官屬與外孫尊之矣。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按遷被刑。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爲稱。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先人。謂先代賢人。意以太史公爲談自稱。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非先代賢人之謂。又遷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爲令而自尊曰公者。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爲公。漢書音義。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史記有栢公。謂公。索隱。栢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爲威令。稱威公。夏侯嬰爲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由太史丞爲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爲令耳。其稱公者。如栢留威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李慈銘曰。太史公自是當時官府通稱。固非官名。亦非尊加。如後世之稱太史氏。亦非有此官名也。流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稱令君。唐之御史稱端公。不必以其尊官也。衛說不過因公字而附會之。至官曹稱謂。例不見於百官志。亦不必疑。朱一新曰。衛宏所說。謂位在丞相上者。蓋謂朝會之位。以其國史所關。使之密遷至尊。以便詔注。非以其爵秩。亦非必以尊寵也。正義引志林。已有朝會坐位之說。特其論過泥。此如唐之起居舍人。秩從六品上。而分侍左右。乘筆隨宰相入殿。蓋其職事使然。惟晉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則非其實。本傳言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李陵傳言太史令司馬遷。是遷官爲太史令無疑。李云太史公爲當時通稱。其說甚確。遷自云。嗣下大夫之列。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除六百石。本紀。宣帝詔吏六百石。位大夫。合以史公自言。則其官爲太史令。其秩爲六百石。安有如衛氏所云者。惟漢舊儀言太史公秩二千石爲異。此則或談任職時。增其秩。以示寵。或官秩尊卑。隨時升降。或記者偶失其實。闕疑可矣。先謙曰。遷言近乎卜祝之間。嗣下大夫之列。官職自明。宋管吳氏駁衛說。是遷自謂太史公。則太史令實有太史公之稱。顏謂遷尊其父爲公。章昭謂楊惲尊遷爲公。合之。遷書理不可通。李朱二說得之。吳氏縣公之說。失之鑿矣。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師古曰。卽律歷志所

云方士。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唐都者。當川人。見儒林傳。

習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太史公仕於建元

元封之閒，啟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

師古曰：諄，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諄，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諄作悛，集解引顏注亦作悛，法作書。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曰：〔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曰字。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補注〕郭嵩燾曰：言六家同務為治而所施異宜，不相為用，務此則忽彼，故曰有省不省。下言道家為術

無所不宜，則亦無所不省也。顏注誤。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詳作祥，古詳祥字通。易，視履祥。釋文本或作詳。孟子申詳，檀弓作祥。先謙曰：衆猶多也。

使人拘

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補注〕李楨曰：褚補史記曰：者傳言孝文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神家曰：大凶。厭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

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家為主。人取諸五行者也。据此知忌諱拘畏，西漢時已如是。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曰

其事難盡從，然其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而難遵。

〔補注〕先謙曰：正義引章昭云。

墨翟之術也。儉，儉也。

是曰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曰：言難盡用。

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補注〕李慈銘曰：梁玉繩史記志疑，以儉字為未的，引評林董份說為檢字之

誤案梁說是也。名家以察覈名實爲務，不得云使人儉。蓋檢卽斂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注檢斂也。本書食貨志作不知斂，名家以繩墨檢察人，使各約束於禮，而不得肆，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者作儉則與墨家義犯矣。經荃孫曰古檢儉險多通用，易君子以儉德避難，虞翻云一作險，險且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體

字補注先謙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師古曰曰史記作贖。

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目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

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瀆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

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嚴君平曰折闕破鍵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健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注健羨之人說苑尊賢篇健者必欲兼不可以爲法也。王先謙曰玩晉說則服注健壯似當作健壯，蓋以健爲健，健卽鍵，禮月令修鍵閉，注鍵壯閉牝也。周禮司門注鍵謂壯，健壯，戶壯也。服讀健爲健，不

如本義，集解獨取如說顏意亦不右服也。先謙曰健其偃反，官本健作捷，是此注健字官本皆從手，亦漢書通作如此。黜聰明

如瀆曰不尙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明，倚俟大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黜作細。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斂，神

形蚤衰。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先謙曰蚤衰史記作驅動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禁下有忌字月令作日月

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

師古曰經常法

弗順則無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

可失也夫儒者曰六藝為法六藝經傳曰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師古曰究盡也補注蘇與曰晏子外

篇載晏子沮景公封仲尼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墨子所載語意大同是太史公所稱儒者即謂孔子為後世非儒之漸故班贊正之謂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蓋其家學然也當年猶丁年釋詁丁當也淮南齊俗訓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當年與丁壯對文同義管子輕重丁篇男女當壯戊篇又作丁壯丁當雙聲互訓是其證此言禮文繁縟年雖丁壯不能究盡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

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

不斲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椽木也茨音疾茲反採音采又音采補注沈欽韓曰玉篇採榘也釋木檉檉心注榘檉別名李時珍云榘有二種一種叢生小者名榘見爾雅一高者名大榘檉樹葉俱似栗長大粗厚冬月凋落其木理粗不及

榘木即梓木所謂檉榘之材指此師古以採為梓非也先謙曰詩梓械拔矣箋梓檉也山海經大時之山上多穀梓注云梓檉風土記吳越之間名梓為檉陸璣詩秦風疏秦人謂梓檉為檉據諸說梓即檉也史記自序章昭注訓采為檉顏承其誤於此傳及藝文志茅屋采椽揚雄傳唐虞採椽皆釋為梓先謙案梓即阜斗榘木與檉相似亦有斗榘即檉檉說文檉下云檉檉木李贛本作檉檉小木繫傳云即今小檉栗之類也詩野有死麕正義云釋木檉檉心某氏曰檉檉斛檉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傳云檉檉小木也

據此則爲椽之椽，卽江河間作柱之斛椽小木。玉篇訓椽爲榑，是其明證。因其似椽，又蒙椽名，故昔人或誤混爲一。沈既顏說是也。說文無椽字，藝文志作采，是此及雄傳並後人妄加木旁。史記自序亦作采，始皇紀椽椽不刊注云：一作采椽，不斷言質素也。官本椽作採，亦通作。飯土簋，獸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獸，尺悅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顏注，刑下有所字，此脫官本，扶上有音字，集解引徐廣云：簋一作漚，獸，史作噉，案漚當作瑯。

糲梁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補注〕沈欽韓曰：張云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非也。九章算術粟米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七，糲二十四，御米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米益精，則數亦漸減。至御米得二升一合也。夏侯陽算經：粟五斗爲糲米三斗，三十粟之五十而一，其法亦同。則一斛粟，止得糲米六斗也。王念孫曰：服虔云糲，粗米也。賈逵音語注：梁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糲梁連文，梁當爲梁字之誤也。〔案梁梁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訛混，曲禮：糲曰明梁，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間篇：飯黍梁，今本梁誤作梁。〕爾雅：梁，稷，桓二年左傳：梁食不鑿玉，蔬，稷食菜羹，論語：鄉黨篇：蔬食菜羹，梁食，蔬食，蔬食，異名而同實也。梁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梁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堯之王天下也，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主衛驚，堯大羹不和，菜食不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短褐，食則菜糲，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以糲梁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間篇：陳駘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梁。〔今本梁誤作梁。〕上文云：梁以芻豢黍梁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與梁爲韻，今據改。〕以糲梁與黍梁對言，是梁精而糲粗，可言糲梁，不可言糲梁也。先謙曰：官本糲作糲，注賴作棟，引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先謙案：糲是糲之俗省，說文無糲有糲，糲下云：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斗春爲米一斛曰糲，史自序禮注：五斗粟三斗米爲糲，沈既顏說是，梁當爲梁，王說是。

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補注〕先謙曰：正義以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爲萬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四二四三

桐木爲棺，厚三寸也。

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補注〕先謙曰：正義以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爲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補注〕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先謙曰：史記故作使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

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曰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

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間反。〔補注〕名家苛察繳繞，如瀆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

鳥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瀆，纏繞下有不通大體四字。使人不得反其意，刺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專免反。〔補注〕先謙曰：刺，史記作專，時作而。故曰使人

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補注〕沈欽韓曰：鄧析子無厚篇，簡名責實君之事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

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補注〕王啓原曰：道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曰虛無爲本，

曰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集解引章昭曰：因物爲制。故

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聽冠子：世兵

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聽冠子：世兵

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先謙曰。法度與時物爲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
法。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後漢馮衍傳下引。作與物趨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與舍。正義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舍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啓原曰。韓非解老云。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有常。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

心目爲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款。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

也。充也。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爾雅釋器。款。足者謂之鬲。封禪書。其空足曰鬲。索隱云。款者。空也。亦同。款。莊子養生主云。道大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史記作款。下同。言爲心聲。有實者爲正言。無實者爲空言。觀上下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訓聲爲名。以爲實不稱

名。非。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申子云。款言無成。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

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溫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所字下有以字。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補注。先謙曰。由合史記作反。

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旨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爲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無形。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補注。齊召南

字。

曰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地顏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縣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縣在漢爲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日河津縣非遷所生地也在西岸者也

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

(補注)周壽昌曰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經書是亦名之

古文也案遷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之死十一年錯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及事伏生生不已四十餘耶伏生不聞有此六年撰之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國問故索隱蓋誤以孔爲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木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

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會稽顏揭越絕書爲說

浮沅湘

師古曰沅水出群何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

北涉汶泗

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志汶音聞

講業齊魯之都觀

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憚

阨困蕃薛彭城

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蕃薛並魯國縣蕃今兗州府滕縣治薛在滕縣東南四

十四 過梁楚曰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

師古曰笮才各反

還報命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

元鼎六年平四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

得與從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維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

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目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補注。先謙曰。

史記稱下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曰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

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目來。四

百有餘歲。補注。先謙曰。集解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

士。補注。先謙曰。義士。史記作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上有史字。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袖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淳曰。袖。微舊書故事。而

大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袖。謂綴集之音。貫。續與匱同。補注。周壽昌曰。談卒於元封元年。先謙曰。索隱引如說。袖作抽。李慈銘云。袖卽箝字。亦作抽。詩。彫風。不可讀也。毛傳。箝。抽也。說文。箝。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亦曰袖。經。言讀而尋經之也。索隱。石室金縢。皆國家藏

書之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

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補注）何焯曰：謂自此初用夏正也。先謙曰：記史

作紀官本。（補注）先謙曰：正義太史公遷自稱先人謂談云作改。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補注）先謙曰：正義太史公遷自稱先人謂談。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

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

五百歲而讓之也。（補注）先謙曰：案史記：至上有卒後二字，紹而明之作，紹明世攝作讓，類注襲管灼見索隱引作何敢自謙，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此讓為嫌之說。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

哉。（補注）先謙曰：索隱：遂為魯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補注）周壽昌曰：生亦先生也，遷自居後學，故稱先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補注）先謙曰：是非猶褒貶

目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呂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貶下有天子退三字，蓋班氏刪之。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初著明也。（補注）李棣曰：繁露前序篇：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博深切明，其文正與此同。史公自言聞之董生，正義

云此春秋緯文王應麟以爲緯書述張守節語耳先謙曰謂空言義理以教人不如附見諸侯大夫僭逆之行事垂誡尤切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紀字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補注

先謙曰弊官本作敝史記同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曰變化之道爲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補注宋祈曰潛化本作長於變化乎準書記等語

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先謙曰一說非

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

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目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目節人樂目發和書目道

事詩目達意易目道化春秋目道義

師古曰道言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

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迺忽言減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嘗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補注張文虎曰說文數計也徐音爽主切蓋云文以萬計指以千計諸人誤讀如數目之數遂多窒礙先謙曰顏所云曲解迺妄臆說妄謂遷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生治公羊故云云何焯以爲妄說得之沈欽韓亦謂公羊爲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文有數萬又其條例外雜瑣瑣如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蓋指公羊推演春秋之文義裴意非謂遷以公羊傳爲春秋也時公羊之學特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閱深不窮何沈說是文

虞說亦通。官本。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補注)郭憲謂曰：物猶事也。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國。合而聚之，其事皆可觀，而其義皆可尋。下云：弑君亡國，舉其重者。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書弑君三十四，亡國四十一，說見向傳。察其所曰，

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謂終之辭。故易曰：差目豪釐，謬目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象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禮記經解篇大戴禮察篇皆

引此為易文，漢注六十引，作乾鑿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作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此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

有國者不可言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言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為人君父者，(補注)宋祈曰：漸本無者字。先謙曰：漸本是也。此與為人臣子對舉為文。且下文有者字。此複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

曰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目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

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曰違犯禮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上有一字，正義引此作一云：違犯禮義，明此奪一字。翟鴻謙云：景祐本

注文正作一曰。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且天下大過予之，受而

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

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

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突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虛，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補注：劉放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先諫曰：劉說是正義引注，政作教。澤

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

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謙曰：宣，盡官本作盡宣。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
〔補注〕先謙曰史記功臣下有世家二

字。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補注〕宋祁曰本無世字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羸維

師古曰羸係也維長繩也羸音力迫反維音先列反〔補注〕何焯曰十年史作七年徐廣注天漢三年作七為是劉鴻禮曰乾道本作七年朱一新曰陵降在天漢二年冬豈史公受刑

以三年春歎酒咽然而歎曰是余之辜

師古曰咽然歎息貌也音邱位反〔補注〕宋祁曰新本辜下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注在夫字下是說作聲史記作是余之罪也夫重一句

夫身虧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其義隱微而言約正義選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此下昔西伯拘美

里一段班氏刪之

卒述陶唐旨來至於麟止

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選以為述事之端上詔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選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

止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為麟趾趾與止通選所謂至於麟止者此也張謂選以獲麟為述事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顏是晏

說失之又云選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遺此何耶蓋不究選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說前後失

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先謙曰史記成於天漢要以太初為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荀紀後書班彪傳及本書敘傳可證武帝獲麟改號元狩至太初四年凡廿二歲至太始二年凡廿八歲更黃金為麟趾追紀前歲時雖遼隔事本一端選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事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彪傳載彪論選作史記云上自黃帝下訖獲麟則彪已解此為獲麟矣孔子卒至太初之

元三百七十五年。前遷云五百歲。又史記之作。不爲感麟。遷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恢奇。難可拘闕。讀止爲耻。意切事理。實傷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服說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四字。顏刪之。則文義不明。止於此下有猶春秋終於獲麟。然八字。集解引張說。記作包。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曰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迺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

- 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麻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

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

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

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澤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闕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

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補注〕樛荃孫曰：今本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

平原虞卿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

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補注)

先諫曰。韓下脫。王字官本有。田儻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

第三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用縱也。鄒音普音反。又音陪。(補注)先諫曰官本鄒作副。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

繆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

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

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

第五十二。(補注)櫻交孫曰。今本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

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

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

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補注〕先謙曰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

金鑱玉版圖籍散亂〔補注〕先謙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程

〔補注〕先謙曰倉官本作蒼集解引如淳曰章麻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詩書往往閒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補注〕先謙曰事見參傳而賈誼朝錯明申韓〔補注〕先謙曰公

孫宏召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補注〕

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敘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師古曰於戲歡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康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緒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爲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曰於戲

尙書不可一二編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統太史之職故云至於

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補注〕先謙曰。索隱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

行事，略三代。〔補注〕先謙曰。史記略下有推字。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補注〕先謙曰。科條之謂本紀既成，自黃帝至今，科分條列，大綱已舉也。並時謂侯國同時，異世謂世家傳嗣，其年歷差互，皆非表不明。禮樂損益，律曆

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敵通變，作八書。〔補注〕先謙曰。索隱兵權即兵書也。遷效之後亡，積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先謙案天人之際，謂

天官書承敵通變，謂平準書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言紫星共繞北辰，諸幅成歸車，戰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補注〕朱一新曰。集解引孟注三十下有世字是。

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已音紀。言扶義倣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補注〕錢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書，桓譚云。漢書書。示東方朔。朔嘗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

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楊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禱。謂裳下壞禱。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補注〕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先謙曰。史記亦作

補藏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藏謂補六藏之闕也是小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闕又有藏字蓋亦兩存而未判定耳

協六經異傳〔補注〕先謙曰協合也言稽合同異折衷取裁索隱謂遷音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謙不敢比經

藏非也異傳者正義以為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齊上有整字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臧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

本迺雷師古曰峽百埃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峽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迺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斬列傳元成之闕精先失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留先謙曰如顏所缺缺者不足十篇前人皆謂律書即兵書當從之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入者言其舊交也

子遷書責自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瀉曰少卿任安字〔補注〕先謙曰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曰

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謂隨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

流移其志〔補注〕齊召南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先謙曰顏說非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而如也言

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詞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補注〕流俗人臉言世俗人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又文選志餘云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為如矣又案張銑注云

云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矣。今本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又後人撰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此傳作用而。足以互證。

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宋祈曰。者字下當有之字。先謙曰。文選有之字。蓋班刪之。非必當有也。顧自矜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也。尤。過也。欲

益反損。是目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

音于偽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顏注未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幾乎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補注。先謙曰。事在呂覽。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祈曰。新水。容字下有也字。王啓原曰。趙策。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文選注引之。死亦作用。與此同。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

和。和氏璧。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終不可矜為榮。適足目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苦作若。職下奪事字。文選注引苦。亦作若。相見日

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音倉卒。師古曰。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卒。音千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文注。作卒。言急也。引宋祈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音倉卒。與此不同。先謙案。文選注引文穎作卒。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卒，促遽之意也。聞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瀆曰平居時還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隙也。又與此異。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也。時

安爲北軍使者，坐受戾太子節，當腰斬。沈欽韓曰：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武紀三年正月，上行幸雍，安以懷貳心，要斬，而猶繫至冬，盡則漢法之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肯去，顏注：安，樂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遺司馬遷書者。

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瀆曰：遷時從上在幽簿中。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目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喻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在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

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補注）宋祈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先謙曰：過實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補注）沈欽韓曰：以下四語亦見說苑。孔叢蓋古語。先謙曰：文選，府作符。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符作表。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自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宋祈曰：浙本列字上有兩字。故禍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亦痛也。音于敢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解老篇，苦痛難於腸胃之

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苦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修，靡篇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

曰：詬，恥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補注）宋祈曰：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在人也。

靈公近之。〔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曰：景

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補注〕先謙曰：見史記商君傳。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補注〕王啓原曰：趙同而曰同子，猶田盼稱盼子，匡章稱章子也。先謙曰：絲，爰盎字，見本書盎傳。自古

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補注〕宋祈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莫不傷氣，況愴慨之士乎。師古曰：愴，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柰

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目自惟，師古

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搃旗之功。師古曰：搃，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搃音嬰。〔補注〕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文選同注，憲官本作憲。下之不能

累日積勞。〔補注〕先謙曰：謂循年賞平進也。取尊官厚祿，目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

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疊音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陪外廷末議，不曰此時引維綱。〔補注〕羅鴻禕曰：文選注引臣瓚曰：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又

朝維綱。今本文選作綱。

盡思慮。今已虧形。

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嫪毐許論。按其鬚眉。為宦者。則論腐刑。皆去鬚眉。故云。虧形。轉非十過。豎刁自殘。注。損虧勢也。先謙曰。虧形。即虧勢也。前說非是。毒詐為宦者。

狀耳。非論腐刑。則去鬚眉也。

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

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肯。非豪華也。闕。吐合反。茸。人勇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訓詁。以為闕。傳劣也。呂忱字林。闕茸。不肖也。

迺

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

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師古曰羞。辱也。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

補注宋祈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

師古曰不羈。言

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補注羅鴻禔曰。宋本文選注引燕丹子。夏扶曰。七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本書注訓負為恃者甚多。願解失之。

主上幸曰先人

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晉衛周密也。

僕曰為戴盆何曰望天。

如淳曰願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

已方有所造。不暇倚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補注王啓原曰。易林。戴盆望天。不見星辰。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焦贛。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與倫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書。即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編。則如說是也。先謙曰。造書。固是職務。然與下文意隔。且遷意豈以望天。喻造書耶。特言。豈意親媚主上。故披豁一切。以營職為受知地耳。天以喻上。何有。如說。迺非其指。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

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

居門下。

〔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陵侍中，則遷亦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今此云門下，則其名肇端於漢。

素非相善也。

趣舍異路。

師古曰：趣，所趨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

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常思奮不顧身，目徇國家之急。

師古曰：徇，從也。營也。

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

僕曰

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臣瓚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覺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餽餅為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孽作孽，注引帶謂下無為字。

僕誠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

李奇曰：挑，音挑。師古曰：音徒了反。〔補注〕先謙曰：挑，官本作挑。文選引李奇

作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巾切，不云挑音挑。又引說文曰：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

印億萬之師。

師古曰：印，讀曰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補注〕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李慈銘曰：印，即迎之省。

古印，迎字通。先謙曰：玉篇：印，向也。李說並通。顏劉說豎，李陵傳作印。數萬之師，謂戰勝匈奴，抑之在下，義得兩通。疑文字脫誤，致不同也。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

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

救死扶傷不給。

師古曰：給，猶供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旃作旃，注：覆裝，匈奴所服也。故曰覆裝之君。先謙案：君下當有長字。

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弩。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沐音類李奇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盟類冒犯也首

嚮也沐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弩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遇目拳擊之拳。大認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當為案。廣韻案。弦也。集韻弩案。或從弓為弩。說文案。橫臂繩也。又弩弓有臂。

說文臂繩上。似脫一弩字。張晏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案共一臂。則案乃扣弩臂之繩。宋神臂弩之名。亦取於此。李慈銘曰。沐。今韻字。先謙曰。起躬流涕。為句。猶言流涕而起立。此文至爭死敵皆屬士言。(二十二字讀如一句)不指陵文。選躬下有自字。淺學人所加。

(王念孫亦謂不當有自字。見讀書志餘。)注選以下疑奪弩為二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悼悼。誠欲効其

款款之愚。目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孝經。授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注。少則自絕甘。則分之。文選

亦作絕甘分少。義得並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句奴立功而歸。目其當

破敗之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其當作當其是。案當謂適可也。欲得其當。謂欲伺適可之事會而動。顏云以當其破敗之罪。非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目暴於天下。師古曰謂

摧破匈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曰：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曰：廣主上之意，塞睡眡之辭。

未能盡明。

師古曰：睡，眡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睡音厓，皆音才賜反。補注：周壽昌曰：睡眡之辭，怨家之辭也。恐素怨陸者，藉此報陸而有辭，故以此塞之。先謙曰：文選注：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睡眡之辭。靈樞經：顧在篇注：皆者，睛外之

眼角也。凡人正眡則目上指，側眡則目指，背本書杜欽傳：報睡眡怨注：睡，舉眼也。眡，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陵敗降，胡舉朝怨恨羣詆之，故謂之睡眡。周說以為素怨陸者，藉此報陸於義並通。顏訓：睡眡為顧瞻之頃，失之遠矣。明主不

深曉，曰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師古曰：沮，毀壞也。也音才汝反。

遂下於理。

補注：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理。武帝時復為廷尉，此稱理者，從舊名也。

拳拳之

忠，終不能自列。

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卒，終也。

家貧財賂不足，曰自贖，交遊莫救。

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

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頤。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孟康作蘇林。

而僕又茸曰：蠶室。

蘇林曰：茸，次也。若人

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厲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補注：劉奉世曰：茸，讀如闢茸之茸。先謙曰：文選茸作併，引蘇林作如瀉曰：併次也。若人相次也。此俾字疑即併字之誤。如瀉蘇林傳寫更變耳。羅鴻禎云：說文挾下云：俾，持夾下云：蔽人俾夾。蘇云：若人相俾次，正即俾持俾夾之義。蓋當時語也。似非併字之誤。其說亦通。說文併，伏也。小徐作次也。釋音得貳也。郭云：併次即副貳。遷言陵降後族誅，隕其家聲，已又以救陸下蠶室，罪居其次也。蘇解茸為次，則亦讀茸為併耳。官本注初

是作乃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補注

先謙曰文選注漢初功臣剖符世爵申以丹書之信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補注王念孫曰比

字後人所加據顏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換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鰕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贈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高却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即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特曰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

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補注王

辟原曰燕丹子荆軻曰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選書蓋本軻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先謙案

如選注理色二字義不相屬。荀子解蔽篇注：理，肌膚之文理。又正名篇：形體色理以自異。色理，猶理色也。不辱理色，即謂不辱顏色。（補注）

先謙曰：文選注，謂體被縲繫，易服著赭衣。（補注）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縲，反。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音吐。許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謂髡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補注）先謙曰：謂則刑廢廢之屬。（補注）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

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牢，掘地自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補注）先謙曰：文選

注：言威為人制約，積漸至此，先謙案：言人以威制約，非指獸威。下積威約之執也。句可證。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

明也。（補注）錢大昭曰：釋詁：鮮，善也。詩：邶風：蓬條不鮮。小雅：鮮我方將。鄭箋：並訓鮮為善。此言定計為善，不遭刑辱。文解為鮮明未嘗沈飲。韓曰：左昭五年傳：鮮者，杜預云：不以壽終為鮮。此言定計自裁，不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今交手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干羊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視徒隸則心惕息也。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

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為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見囚執械，謂程

格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助作即是。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補注〕王念孫曰如顏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

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譌爲且。〔錄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秦祇侯陳錯漢表祇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抵水首受中邱西山泉谷。今

本抵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氏至也。爲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本書高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

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

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

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補注〕沈欽諤曰勇

怯二語見孫子兵勢篇。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補注〕先謙曰早自財則朝廷不更繩以法是引身繩墨之外也。已

以同。文選作以稍漸也。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始爲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死。念親戚。顧妻子。〔補注〕先謙曰親戚謂父母兄弟。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補注〕先謙曰言非不顧念特義理

所在勢不可止。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補注）宋祈曰：越本勉作免，非。僕雖怯，莫欲苟活。師古曰：莫，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補注）先謙曰：去，就謂舍生就義。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滿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自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補注）王念孫曰：案函訓為容，容糞土之中，則為不辭，函當為召，召本作召，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為函。說詳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函於糞土之中，函又函之譌。說文：召，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召，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

井道碑，堅無有潰，四狄頌，刻召，確鬼，其字皆作召。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召糞土之中，若非譌作函，則後人亦必改為陷矣。召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召糞土之中，猶傳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章注：函，入也。函亦召字之譌。故章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皆音成，失之矣。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

解，函音含，案隱作昭，昭音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召之譌，召昭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昭，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召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召音中，史記之召及士大夫，及此傳之召，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函，少見召，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補注）先謙曰：鄙，下文選有陋字。王念孫志餘云：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鄙，恥也。廣雅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為文，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

古者富貴而名廢滅，不可勝

記。〔補注〕周壽昌曰：摩即磨。詩如琢如磨。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鬼篇：循古而不摩。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磷，即用論語磨而不磷之文。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補注〕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王啓原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茲舉國語，遺上

春秋字，先謙曰：宋說非也，文選亦無明字。此書文便句而宋不解，致為淺陋。

孫子贗脚，兵法修列。

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贗音類忍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

秋篇名八覽六論。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補注〕齊召南曰：呂覽為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即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也。此大意言一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已發憤著

書比例，故專引孫贗邱明。

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

事，思來者。

師古曰：今將來之人見已志也。

及如左丘明無目。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字者，書文便句耳。上文左丘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

字。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目舒其憤，思垂空文，目自見。

師古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

師古曰：稽，計也。

興壞之理。

〔補注〕先謙曰：官本此四字在顏注上是。

凡百三十篇，亦欲目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目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

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官本考證云：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為明顯。蓋誤記注為正文。郭嵩燾云：負下猶言所憑汗下。文選注疑屬曲解。

下流多謗議。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上流，引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盟鴻禪云：宋本文選亦作下。引論語君子惡居下流為注。

僕自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目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

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

耶。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

師古曰：湛，讀曰沈。

目通其狂惑。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鸞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選注意，則

澤以不能自戡免辱，而復浮湛任職，為狂惑也。正文五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

今少卿酒教，目推賢進士，無酒與僕之私，指謬乎。

師古曰：指，意也。

今雖欲自彫琢，

師古曰：像，刻也。音蒙。

曼辭目自解。

如清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

師古曰：祇，適也。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

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

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周壽昌曰：地志及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秦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說是，注宜字誤。官本作官。

贊曰。《補注》：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輿曰：自嗚呼以下，則同自譏，詳玩後書同傳論詞可見。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目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

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目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宋祁曰：舊本目字上有是字。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

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與

秦為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補注》：關鴻禮曰：乾道本，伐秦作代秦。王念孫曰：左氏下

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

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澹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愜。《補注》：周壽昌曰：抵牾，正應作抵牾。說文：抵，觸也。

牾猶忤也。俗多誤作牾。王莽傳：亡所悟意，後書桓典傳：以牾宦官，賞不行。皆牾字俗譌也。此抵牾借字耳。先謙曰：據如說，顏訓當時漢書本已作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閒，斯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繆，善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瀉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但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聖實也。不虛美，不隱

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謙曰：自唐後，每帝修實錄，義取於此。烏呼！自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自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

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自，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譴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燕民之詩，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補注：蘇輿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安達，文選注：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

大雅，故以立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亦是通贊其才，顏注稍泥此言。

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遷惜。後書范曄稱：因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